

哲學叢書 9

中國的知識論史觀

歐崇敬／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哲學叢書 9

中國的知識論史觀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行

中國的知識論史觀

作　　者／歐崇敬

責任編輯／鄭淑娟

封面設計／劉嘉淵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　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　話：(886 2) 2363-2866

傳　真：(886 2) 2363-2274

劃　撥：1838175-3 葉玉梅帳戶

門市部／電　話：(886-2) 2736-2544

排版所／天翼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版　次／1998 年 9 月 初版一刷

I S B N / 957-8424-30-2

定價 330 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中國知識觀念考察的歷程

(代序)

一個關於東方中國文明的存有學與知識論重建的問題，我們基本上已進行了近百年且投入了上萬名的從業人員為建構而努力。至今，我們所能的是可以清楚地掌握問題與內容之間的應有連繫，但對於整個中國文明的知識內涵却未作深度挖掘；這使得我們對於中國文明的歷史分期與歷史進程的認識難以獲得清晰。是以，此一工作乃尚需作一全面地考察，方能為中國文明重建——獨特的存有學與知識論。或者說建立一個獨特的關係存有與知識的敍述。

在近代西歐科學與哲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等發展下，中國在基礎理論中可再所有獨特的發展其實已十分有限，我們可找出的可耕耘中國獨特之學術如下：

- 1、存有學
- 2、知識論
- 3、倫理學
- 4、政治學理論（政治哲學）
- 5、社會學理論（社會哲學）
- 6、醫學哲學

7、環境哲學

8、美學

9、經濟學原理（經濟哲學）

10、音樂學（音樂哲學）

11、宗教學（宗教哲學）

在這上述的十一項裡，存有學與知識論乃有如其中之支柱一般，然而即便是此二者的大多數工作也已在近代歐美諸國完成大半的工程。於是，當我們要從事此一工程時，就必須重新對中國文明近萬年中的一切認知內涵作一全面的考察。如是，我們幾乎是要站在近百年的數代學者肩上才能看到此一獨特的基礎。

我們透過近百年來約五代學者的共同努力而加以更深度地知識性考察，我們首先要作的是〈圖形・符號〉與意識之間的關係來溯源一個中國的知識源頭，而後我們要在商周之際作各種認知類型的區分，並且連接說明近二千年的各個認知系統的圖象。

這樣的一個工程顯然要從許多幾乎已被眾人遺忘的角落重新整合，並且再由哲學史、科學史、宗教史、學術史等文獻中可以考察才能敍述出一個可供重建理論的基礎。

我們在中國古典文獻近八萬種左右的檢視中，大約可尋獲約一千種的文獻是構成我們去挖掘的基礎藍本，而其中約莫有二百至三百種是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典籍。中國文明可重建的存有學與知識學在此總算呈現出一個基本的輪廓，並且我們開始可以嘗試書寫敍述出不同且涵融於尼

采、海德格、德希達、傅柯、德勒茲、哈伯瑪斯、李察·羅蒂的全新視野。不過，我們所要作的也明確地是一種可與現代及後現代、後後現代相互對話，是獨特而非超越於對方的哲學建構。

這裡的意思也就是嘗試地建構出一組整合中國文明內在的成就而不重複於歐美哲學與科學的哲學思想。那麼或許我們可以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裡，由於這個重建工程的完成而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文明內涵。而世界文明的發展也將因此而有了不同的方向。

本書分三篇進行討論，共約十八萬字，在此僅先以一個基礎分析的方式呈現出來，而我們所要努力的目標則要在此以上建造。



1998 年序於台北

作者著作一覽表

哲學：

- 《超越哲學論》
- 《超越形而上與自覺層次》
- 《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
- 《中國的知識論史觀》
- 《渾沌之知的構造》
——一個後現代的中國知識論重建

思想史：

- 《文化本源中的知識傳統》
- 《上古科學與民族知識傳統》
- 《古代中國社會的認知承傳》
- 《中國科學之認知基礎》
- 《中國的科學理論與科學原理》
- 《城邦社會文字史論》

文學：

- 《暗處裡・他們・牠們》
- 《來自聖國》

編有：

- 《社會科學：中國文化》季刊 1-7 期論文集

目 錄

導論 中國學術各科之方法論的重建 3

第一篇 從文字圖形發現的知識史觀

- 第1章 商中葉到周代初期的文字與知識構造討論 29
第2章 商文字資料出現前的幾種可能源頭和背景 41
第3章 夏商二民族的知識承傳關係之討論 51
第4章 夏民族知識發展歷程之可能性研究 59
第5章 形成夏民族知識系統的背景 71
第6章 夏民族之前的先行完成系統性歷程之各階段 77
第7章 各分立城邦建立的基礎及起源因素 91
第8章 城邦各階段的符號使用 101
第9章 符號使用於新舊石器時代 107
第10章 符號使用者的承傳性 115
第11章 符號與生命禮及萬有磁場的關係 121
第12章 從符號到文字的確立 129
第13章 文字代替圖、形、畫的使用 135
第14章 文字之原理性和認知性的確定指向 141
第15章 文字·圖形與文明 147
第16章 由農業興起到陶器文明間的文字符號 153
第17章 城邦會盟時代的完整性文字基礎構造 157

第二篇 知識論的基礎構成

- 篇前言 以中國科學理論與理論史的重新呈現來展開知識論的重建 163
第18章 方法論的建構 169

- 第19章 認知社羣和學術社羣 181**
- 第20章 中國文字和判斷類型 191**
- 第21章 詞的論域和學術分科 199**
- 第22章 從身體到特有科學認知 207**
- 第23章 整體性的思考與整體性的學術分科 217**
- 第24章 山川、氏族與生命、境遇 229**
- 第25章 中國科學的認知基礎內涵 249**

第三篇 中國認知系統的發展史

- 篇前言 古代中國社會之認知承傳的時代 267**
- 第26章 各學科：文字編制形成的時代——春秋到西漢 275**
- 第27章 基礎：各學科的方法和原理 285**
- 第28章 斷層：由西周到清代間各時代斷層的成因 293**
- 第29章 侵略：西方文化根源與根源文化的混亂或融合
——東晉到明清近現代 301**
- 第30章 時間和空間中的置定：認知承傳的型態 309**
- 第31章 另一種時空置定的認知承傳——民族史中的另一個
時期 317**
- 第32章 空間性：局限性和有限性原理構成的學科認知承傳
321**
- 第33章 解釋：古代原理的言詮與應用表現 329**
- 第34章 持續運作的原理 333**
- 第35章 文明史 353**
- 作者著作一覽表 369**

導 論

中國學術各科之方法論的重建

以往，學者所認定的人文、社會、藝術學科的分類已在西歐與北美、亞洲地區興盛了一世紀之久。在70年代以後的法國與美國、德國思想界終於看出這種學科分類上的缺點，而重新由後現代思潮及後結構主義思潮而打破學科上的分際，不再以學科為討論的最終預設，而以問題本身的所需條件進行討論；否則依尋著某單一學科而自行限定其討論基點，仍無異乎是一種意識型態的製造，也就是一種屬於“專家的名利所為作為”而已。這種需求特別是在權力與意識型態加上知識充分結合之“大學講壇”和“國家學術機構”裡多所講求，而這些成果乃經常地只是一種“複製性的商品”，很難出現對文明推進有所貢獻的作品；當然，這其中仍不應全然否定，許多學者若能堅持其內在的理念，則依舊為許多文明、文化的基礎文獻性整理有所完成。

以此，學者對於這長達百餘年的西歐學術分科及各科之方法論的風起雲湧，亦應該有了“商品倦態”狀況出現了，一切的方法設立，不過是〈文字與句法〉對準其〈文化規模呈現的對象〉而表現的幾組概念而

已，這也就由文字構築出一種特屬於某種研究意識型態上的“討論空間進行陣式”，只是這個陣式是一組組的概念系統相互連接而成為者罷了。在此，很清楚可知，這些空間的先行性，也就是各學科的劃分所在，亦即各個人文、社會、藝術學科的設基之處，乃至成為一種學科之意識型態處，而所謂的“學術大師”即是因其西歐傳統的學科內之概念系統作出新的勘定和分類或組合，以成就一個新的學科時代性的思考意識型態；若讀者仔細思考即可知：〔人類學的馬凌諾斯基、弗萊哲、克魯伯、牟斯、懷特、本維尼斯特、泰勒等〕→〔心理學的佛洛依德、容格、阿德勒、史金那、艾立克森、皮亞杰等〕→〔社會學的韋伯、孔德、涂爾幹、馬克思、哈伯瑪斯、派森思、基爾森等〕→〔歷史學的湯恩比、伯藍尼、史賓格勒、布勞岱、科林伍、布洛克等〕→〔哲學如康德、黑格爾、胡賽爾、海德格、維根斯坦等〕皆是。這些討論對於近一兩百年來的文化界確實吸引許多有志之士，也同時因其著作中的概念而製造了許多知識性的問題，然而，這些問題在更廣大的基礎上出觀看則可以知道是一種“問題的製造”而不是什麼〈問題的討論〉其書寫是一種〈為思考而組合的概念系統與問題和方法之提出〉，而不是為清晰地解決一問題或對一問題作最整合而徹底的呈現；如此，很清楚這些所謂的“學術大師”是如同資本主義興起與西歐中心主義而造成之過分誇大地位，就其著作而言，在西歐與北美的文化區中尚有

“溝通與社會演化”的作用。對於亞洲和其他文明區則僅為一種思考上的展示是如同〈檔案〉一般地僅供參考而已。其所謂的方法論也是其語言文字所構成的一“方便之徑”，而就其自身而言仍是破綻百出的理論，是以方在二十世紀的七〇年代開始受到強烈的質疑。

這一點中國、日本與韓國三個國度的學術界自十九世紀末至今始終未能恢復民族自信心，而一味地學習西歐傳統構造的大學制度；以培養科技官僚和所謂的專業人材，因而致使對於自身文明的問題把握方式，不能回到自身之中，只是一味地轉移西歐所謂“大師”的理論，並將其“中文句法化”而運用其概念成為中國學術界之“典範”。這一點在早期問題提出之倡導時代尚有其效用，一旦在問題提出之後，亞洲學者即應該回到自身的文明根源而思考應有的分科方式和自身所特有的方法論。然而十分可惜，亞洲之各文化程度本即已高出西歐的國度與民族之學術社羣，但顯然却十分崇尚“流行服飾”，並且“信仰西歐與北美的科技和專業以及大師”，中國、日本、韓國所謂的著名學者竟然大多是以熟悉某幾位西歐與北美大師之理論而為自身著作之骨架以自豪者，並受到社會的敬重，這種現象直到接近二十一世紀的90年代依舊如此。那麼，也就意味著中國、日本、韓國這全然不同的文明系統之繼承者是自行放棄內在的豐富性，也不需自行思考，只需思考其他民族與其他文明中的意識

型態即可安心地在各大學講壇和研究機構稱霸一時，例如：只應說為文獻學之一部分的“康德哲學”、“胡賽爾哲學”、“韋伯社會學”，等很奇特地在西歐中心主義和亞洲創造力的喪失之下，能熟悉這些文獻之概念系統者居然皆在中國、日本、韓國成為“學術大將”或“學術大師”。對於某一位歷史上的學者之文獻與所述概念有所掌握而可以在〈知識與權力的結構〉中稱為霸業，恐怕是人文化過份發展才有的狀態。對於上述的研究並無不可，然而僅是作為一種理解和研究即可；十分嚴重的狀況是當代中國居然出現以“康德”、“胡賽爾”、“柏格森”、“杜威”、“懷海德”、“海德格”、“韋伯”、“馬克思”、“叔本華”、“維根斯坦”等任何一者的理論和方法系統要求重建中國學術，這在下一個世紀的中國學者研究上實在應該先有效地理解，這一代中國人的心靈狀態何以受到如此的扭曲。在更早先的時代裡，學術界尚可見到以印度佛學為重建基礎的討論，年輕一代一旦進入學術界即以為：討論中國文明之間題即必需如此，並且深信不疑，終於造成各種“西歐與北美學術大師”在中國學術領土上各有擁護者，而且各自行成陣容，終於成為各種意識型態和各種學術陣容對立的狀態。

在這個時代裡：許多學者深信，中國思考必定要與“康德”產生一溝通才能重建，大多數學者更深信，沒有西歐的學術方法，中國學術不可能現代化，甚至說沒有西歐學術方法論即無中國的當代學術成立

可能。對於這種把民族自卑感與西歐北美中心主義應用在學術討論上的情況，直到目前依然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大多數的中國學者錯誤地把西歐北美的某種方法意識作一種研究上的堅持，很清楚地是以西歐北美為價值的優位，並認為持有此優位的研究意識型態即掌握了由中國學術社會中的〈知識與權力〉之高位所在。當然，由於大學體制如同於其他的科層體系，亦當僅是一種權力結構和知織系統上的互動關係。人在此中的所在狀態經常地提醒自身保持一地位，則十分正常，那麼彷彿文明創造力存在與否再也不太重要。大學體制內的學術思考，如同任何行業或者任何組織，只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組成，只不過其中只要的符號是“文字”，而不是“金融”、“貨幣”、“藝品”；“商品”、“武器”、“公文”等。那麼，要期望大學體制重新回溯於中國文明的基礎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在本世紀之初許多著名學者由西歐、北美、日本、蘇聯所學習而來，並提倡一學科性方法的研究動機尚是可以接受的，當時的學術狀態，其提倡確實能夠使大多數的從業者有一個問題把握的方向，但這樣的提倡並非對於此方法的信仰，是以在那一世代的學者往往能對中國文明的討論完成較有規模的建樹；然而，這樣的提倡却同時也為日後，未能完成中國文明討論之屬於自身方法之際的狀態下之對西歐與北美大師學說的意識型態信仰。

在這裡，可能舉出：①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

學運動》，是漢語文如何延展的問題性內涵思考與提倡；但胡適由實用主義之杜威的方法論為其骨架在其學術思考加以應用則是一種迷信，這兩個層面應加以區分。②顧頡剛、錢玄同的〈古史辨運動〉，這種研究動力固然令人欣賞，但同時即為一種激進的意識型態之堅持，當然就顧頡剛本人對於國學與民俗的層疊研究法而言，確有其獨樹之處，然而就其史學研究的信念上，乃的確存在著由於西歐方法論而造成的偏頗，這樣的研究或說是由一種概念性的空間延展在史學界經過了幾十年，而由其西歐其他學說理論而取代，就像流行風潮的改變一般。③〈科學與玄學的論戰〉，這一大規模的論戰雙方幾乎都在問題點極不清楚的狀態裡進行著，包括兩著的指謂對象皆不清晰，論者在此充分地表達個人的熱情與信仰和意識型態立場，造成這種混亂的大辯論原由，主要是當時學者對於中國文明本身的特性及文字性沒有深刻地理論，並且對於西歐所謂的科學與玄學之內涵皆存在著“迷信”的態度，而又缺乏對西歐文化的文字性以及發展中的問題有一脈絡瞭解，只是急切地希望為中國學術快速且便捷地找出一個方向，在這一場爭論裡出現了數十位當時知名的學者參與其中，可見其時代的中國學術與學者對中國理解能力。④〈傅斯年所提倡的史學研究方式〉：這種方式直到70年代仍十分重要，整個中國史學界幾乎受限於此研究的意識型態，雖然其研究方式使文獻學的討論有一規模、確使文獻的內涵之隱含可能

受到抑制，而使史學成為陳腐的研究。⑤蔡元培對於民族學、美學、教育學上的提倡，這可以說是一種國內風氣之先而不僅是一種信仰，如同於梁啟超、嚴復、王國維的一種對外國學說把握問題方式的引界。只是嚴復深陷在英國功利學派乃又為另一種意識型態之堅持。⑥董作賓、李濟的考古學研究：這可以說是為中國文明的回溯作一個首度性的基礎重建之工作，直到現代，中國考古學者如張光直等尚保持著開放性的思考，對於中國文明的特質理解乃有其正面的貢獻，然而，其研究仍屬一基礎，並未能在其基礎上完成一屬於中國文明的討論方法論述文字性的理論建構，亦及未完成屬於中國文明之漢文字的時空性概念組成，這是當代學者應努力的方向。⑦費孝通、凌純聲、芮逸夫、林惠祥、衛惠林等學者在民族學、社會人類學上的調查性研究提倡：這些研究和問題的把握方式確實亦為中國學者把握社會空間中的問題作出一些基礎，問題在此這些學者的動機正確，但在研究未理解的方法骨架確實在是西歐與北美的人類學理論、社會學理論，如此對於其所討論的問題也就經常地陷入其背景之理論內部，這理狀況直到今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學術裡尚未改變，並且更加嚴重，許多討論的對象成為西歐與北美理論的試金石而已，在學術討論上更只是各學派各理論交戰的場合而已。⑧在文化思維上，熊十力主張以唯識論與周易之其新概念系統作為理論體系；梁漱溟以印度佛家為基礎作一融合或概念性的文

化會通；馮友蘭以新實在論與宋明理學構造“新理學”；金岳霖以西方邏輯學，分析哲學；方東美以柏格森、懷海德、尼采；牟宗三更抬高康德為中西會通的重要依據，賀自昭以黑格爾為基礎等都無異於在製造一種新的意識型態，對於中國文明而言，只能說增添一種文學性的展示；⑨在文學藝術上所謂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等爭論；⑩在更早先的中體西用、西體中用等討論；⑪在史學上以馬克思史觀為一切依歸的創作如郭沫若、周谷城、侯外廬、范文瀾、翦伯贊等如同於傅斯年的提倡一般是以另一種意識型態的堅持而研究中國文明；⑫史學在70年代後更引進“韋伯的方法論”、“新史學”研究方法、“年鑑史學”研究方法、“功能學派”、“心理史學研究方法”等，這種方式與堅持以馬克思史觀為研究實在沒有什麼高下之別，堅持韋伯就比馬克思為高明嗎？是否為新的流行可以一新口味，以免學術著作過於單調呢？這些現象很明顯地是當代中國學術與日本、韓國學術皆最為熱衷的事情，不論在文學、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考古學、文化學、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只要一涉及學科各學術就必需有西歐學術的行情，即使是藝術如：音樂、舞蹈、雕刻、繪畫理論亦不例外。當代中國學者已形成一種“文人病”即：一言及西歐理論即為之信仰或迷惘或從屬的心態。而所謂的海外學人更經常地高居國內學人之上，學術界竟皆是〈價值・權力〉關係，其客觀性不如說是西歐與